



青花大瓶等大型整器。部分出水瓷器底书“同治年制”款，为古船的断代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研究员魏峻告诉《新民周刊》，一般根据船只遗存物里年代最晚者，判断年代的上限——这点其实极易理解。随船瓷器底书“同治年制”款，便说明古船是同治时期或之后的，绝无可能是乾隆朝，否则岂非“穿越”？而对于一些史前文明的断代，则更多依赖现代测年方法，如碳十四测年法，尽管仍存置信区间，却可计算出相对更准的绝对年代。那么，水下考古的断代，是比陆上考古的更复杂抑或更简单呢？具体如何操作？“最好就是看到‘文字’。尤其像商船这种，比如新安沉船（20世纪70年代在朝鲜半岛西南部新安海域发现的一艘中国元代沉船），其船货的货签让对应年代一目了然，还有泉州湾的宋代沉船，也是货签‘泄露天机’。而‘南海1号’上发现的最晚的铜钱为南宋孝宗时期（1174—1189）的‘淳熙元宝’，结合2018年发现的一件白釉德化窑瓷器底部‘癸卯’纪年的墨书，考古学家们因此判定：‘南海1号’

的精确纪年为公元1183年或之后，即淳熙年间的这个癸卯年。……总之，若考古学家能在古沉船上发现文字，别提多高兴了！”魏峻娓娓道来。

保护

基本情况摸清了。“长江口二号”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何以发生倾覆？更多的问题，随后涌现。

对此，魏峻回答，业已发现的船货里，来自景德镇的瓷器最多，但这并不意味着船只只为景德镇所有，它更可能由沿江某个上海西面的港口出发，装完瓷器再向外远航。根据船上的越南产水烟罐判断，或者船上有东南亚人，或者货物的最终销售地为东南亚地区。这艘古船疑似为平底沙船，一般在运河、内陆的江河湖泊及浅海区域行驶，不可能直航东南亚，因此推测该船可能要在某个中国港口换海船。沉船事件最常见的原因，主要是天气问题，如碰上台风、暴雨；其次，在复杂的航道，暗礁是祸端；此外，操作不当、船舶相撞也会导致船只沉没。

上图：“长江口二号”古沉船上发现的同治年制绿釉杯，为古船断代提供了重要依据。

“以上推断是否准确，需要后续材料做进一步整理。我非常期待船上能有一些文字的记载，期待进一步的考古发现。”

为什么“长江口二号”在沪出水这么重要？从全国层面看，“长江口二号”古船为我国这一历史时期大型木质沉船的发现填补了重要空白；为海上丝绸之路和长江黄金水道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实证；为海上丝绸之路联合申遗增添了重要砝码。从学术层面看，“长江口二号”古船保存完整，船载文物丰富，对中国乃至世界的造船史、科技史、海交史、陶瓷史、经济史等学科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从技术层面看，“长江口二号”古船的水下考古工作在零能见度的环境下取得了关键性技术突破和成果，对全球开展河口海岸复杂浑水水域的水下考古研究提供了新方法，开辟了新思路，树立了世界浑水水下考古技术的新标杆，是中国水下考古迈入世界一流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

上海的长江口，会有新的惊喜、会有“长江口三号四号N号”吗？魏峻笑道，上海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船只往来如梭，所以发现沉船

“长江口二号”为海上丝绸之路和长江黄金水道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实证，为海上丝绸之路联合申遗增添了重要砝码。